

刊叢作創學文

明慧的通知

艾青著

		文學創作叢刊		
		黎明的通知		
		★權作著有準翻印		
桂廣香北上 林州港平海者	行發	著作人	艾青	基本定價四元
桂西皇西武 西湖后單昌 西路大新路 路道時四 一中代七 三〇三發六 〇二七行號 號號所號社	文化供應社	印刷者	陳立德	一九四八年八月新一版 一九四九年六月新二版 (外埠酌加郵運費)
		上海江寧路二八弄三五號	協興印刷所	

目 次

高粱	一
老人	三
篝火	五
山城	七
沙	一〇
駱駝	一一
浮橋	一四
公路	一〇
冬日的林子	二九
荒涼	三〇
鞍驥店	三一
賭博的人們	三五
兵車	三七
捉蛙者	四〇
街	四五
拾	四三

城市人	四八
廣場	五三
羣衆	五九
通緝令	六二
無題	六四
夜（一）	六五
夜（二）	六七
沒有彌撒	六九
黎明的通知	七三
給太陽	八〇
太陽的話	八四
願春天早點來	八六
播種者	八九
瑪麗珂夫斯基	九四
時候到了	九六
哀巴黎	九九
新的伊甸集	一一〇

高 粱

我還記得的：昨天

我又從那斜坡上走過——

我們的那些高粱已很高很高了，
而且每根的頂上都掛着果實……

豐滿的累累的果實啊，

在早晨陽光照着的曠野上，
在澄碧的天空的下面，

像無數少女的沉重而闪光的垂髮。

我還記得：露水伏在

那些綠葉上——透明而圓潤：
那些綠葉寬長而稀疏的，
牠們披在挺直的幹子上。

很細很細的流水從岩石上流過，
岩石上的黑色的蘚苔都復活了！
我還記得的：我從那裏走過，
好像聽見高粱唱着快樂之歌……

一九四〇年八月十六日夜•

老人

在長長的瓜棚的旁邊

伸引着一條長長的泥地

一個駝背的老人翻掘着泥土

想在那兒播散新的種子

他是這樣困苦地工作着

他的背聳得比他的頭還高了。

他翻掘一陣又檢理一陣

把野草和石塊都擲棄在兩邊

他的衣服像黑泥一樣烏暗

他的皮膚像黃土一樣灰黃

陽光從高空照着他的臉

臉上是樹皮似的繁雜的皺紋

他舉着鋤用力地繼續着翻掘

汗已從他的前額流到他的額邊

微風吹過時他輕輕地咳了幾聲

明朗的陽光映出他陰鬱的臉

一九四〇年八月十七

篝火

黃昏降落到我們的曠野，
快樂的火焰就升起了——
牠在黝黑的樹林下面，
閃耀着眩眼的紅光——

白色的烟像夜間的霧，
迷漫了山谷和樹林，
跟隨着秋天晚上的風
徐緩地流散到遠方——

在白烟的樹林裏，

在篝火的照耀裏，
映着幾個農夫和農婦
背負着收穫物晚歸的暗影。

一九四〇年八月三十日

山城

無論那條街的盡頭

都看到一片山。

暗綠的山，灰青色的山，

環住這烏黑的，暗赭色的小丘。

街道是石子鋪成的，

一頭牛踏着沉重的脚步

從街上走過。

街旁攤排着：葱，蒜，地瓜，

和雪白而肥胖的蘿蔔。

太陽也懶得爬山——

每天中午，牠才從天頂上出現。

其他的時間，

從這裏過去的是：

雨，霧，和突如其來的狂風。

女人赤着腳緩慢地走過，

勞動的手像馬鈴薯一樣垂着；

老人從木製的盒子裏摸出烟草，

他們的手和臉像烟葉一樣發褐而焦褐。

木板房也被柴烟

燶成焦茶色了。晚上

一個人從小巷出來，
黑暗裏，松燭的火花
煊紅了他誠樸的臉。

一九四〇年一月十二夜、湘

沙

太陽照着一片白沙

沙上印着我們的腳跡

我們走在江水的邊沿

江水在風裏激盪

我們呼喊着擺渡的過來

但呼聲被風飄走了

一九四〇年一月十二日

駱 驝

你來自塞外的生客啊——

披着無光茸亂的乾毛，

邁着這樣笨拙的脚步，

你的眼光充滿好奇；

而你流着唾沫的嘴，

又那麼冷嘲似的笑着——！

你咬嚼着木頭與石塊，

又嗅着自己剛撒出的尿水，

你的身上發散着酸臭；

你舉起了笨重的長頸，

你的叫聲像梟鳥的夜笑。

你走在大街上

緩慢地擺動着高大的身體，
那可笑的樣子啊，

活像剛放下鋤頭，

第一次跑進城裏的農夫。

而你的主人們：

戴着破爛的皮帽，
穿着不合身材的衣服，
臉上的條紋那麼寬闊，
表情也那麼奇異，

——那裏來的這些笨貨啊？

啊——

他們來自北國荒涼的原野，

他們跨過風與塵土統治之國，

他們在堅忍裏消磨年月，

他們從塞外帶來黃金與白銀，

又從南方運回了異國機械的產物；

而駝駝做了他們行商的船隻。

你城市的生客啊——

你太辛苦了，

請坐吧，在我們大街的人行道上；

而我們將用帶子來拍去

你峯腦上的

從遙遠的沙漠帶來的塵土……